



宋代《世说新语》家藏本考辨

刘 强

摘 要: 宋人汪藻的《世说叙录》是研究《世说新语》的重要文献,其中记录了宋人家藏本的许多重要信息,历来学者虽多称引,然对于其间隐藏的文人交游细节及各本承传之源流脉络,则鲜有人钩沉索隐,详加推敲。结合《世说叙录》及宋人相关文献,考察近十种宋人家藏抄本传写流布之情实,可以发现这些家藏本多出自北宋著名藏书大家,其背后隐藏着一张京城汴梁士大夫以书会友的四通八达的关系网和交游图,借此可以窥知《世说新语》在北宋初年为文人所赏爱并争相传写的盛况。

关键词: 宋代;世说新语;世说叙录;家藏本;汪藻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634(2019)01-0032-(07)

DOI:10.13852/J.CNKI.JSHNU.2019.01.004

《世说新语》(以下称《世说》)的版本,虽经不少学者研究梳理,一直难以取得重大突破,致使其古本面貌,至今难明。提起《世说》版本,一般只论及唐写本残卷、绍兴八年(1138)董弅严州刻本及淳熙湘中刻本,而谈及宋人家藏本,则多自汪藻《世说叙录》(以下称《叙录》)转相引据,而其时诸本究竟如何,则未见更深入详明的论述。鉴于写本时代“人以藏书为贵,人不多有。而藏者精于雠对,故往往皆有善本。学者以传录之艰,故其诵读亦精详”,^①可知写本价值更胜于刻本,故对于宋人家藏写本的源流加以梳理就显得十分重要。今试结合汪藻《叙录》及《考异》,以及同时人的相关文献,探明宋初《世说》版本流传之大要。

今查汪藻《叙录》,所提及的版本皆文人家藏本,分别是:《世说新书》李氏本、颜氏本;《世说新语》晁文元、钱文僖、晏元献、王仲至、黄鲁直家本;另有章氏本、章氏舅氏本、刘本、邵本、赵氏本、张氏本,以及南朝宋陈扶本、梁激东卿本。共计15种。其中南朝宋陈扶本、梁激东卿本,以及顾

野王所跋之颜氏本,极有可能是南朝抄本,姑置不论。这里仅就宋人家藏本,按照时序,稍作考辨。

一

北宋初期,《世说》版本多为抄本,故家藏本甚多。今所见最早记录宋人家藏本的文献当是黄伯思的《东观余论》。黄伯思(1079—1118),字长睿,别字霄宾,号云林子,黄履孙,邵武(今属福建)人。元符三年(1100)进士,授职磁州(今河北磁县)司户参军。不久,改任通州(今江苏南通)司户、河南府户曹参军。任满,留守邓洵辟为右军巡院。崇宁元年(1102)调任《九域图志》编修官兼《六典》检阅文字。后又擢升为秘书省校书郎,累迁秘书郎。黄伯思是北宋晚期重要的文字学家、书法家、书学理论家。著有《法帖刊误》《东观余论》等。《东观余论》卷下有《跋〈世说新语〉后》一则,其文云:

《世说》之名肇刘向,六十七篇中已

基金项目: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后期资助项目“世说新语研究史论”(15FZW009)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刘 强,文学博士,同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092)。

^① 宋人叶梦得语。参见叶德辉:《书林清话·书林余话》,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21页。





有此目。其书今亡。宋临川孝王因录汉末至江左名士佳语,亦谓之“世说”,梁豫州刑狱参军刘峻注为十卷,采摭舛午处,大抵多就证之,与裴启《语林》相出入,皆清言林囿也。本题为《世说新书》,段成式引王敦澡豆事以证陆暘事为虚,亦云“近览《世说新书》”,而此本谓之《新语》,不知孰更名之。盖近世所传。大观己丑中夏七日,从宗博张府美借观两月,因讎正所畜本。此本出宋宣献家,比世所行本殊为详备,但累经传写,颇有脱误耳。己丑中秋日,借张府美本校竟。庚寅五月二十九日,又以宗正赵士暕明发本校竟。八月晦,又以西都监大内内省供奉李义夫本校第十卷。^①

此则之前,又有《跋世说第三卷后》一则云:

大观己丑岁八月十日夜,于洛北应天寺校此卷。时迎奉三圣御容。同舍住者,留守判官刘亨,道府推官张东美,河南丞王质夫。长睿书。^②

黄伯思与汪藻(1079—1154)同年,比后者早三年中进士:黄乃元符三年(1100)进士,汪是崇宁二年(1103)进士及第。崇宁元年(1102),黄伯思已调任《九域图志》编修官,后入秘书省,历任校书郎、秘书郎,直到政和八年(1118)病故,一直在大内整理图书文献,因此得以尽窥皇家珍本秘籍。上述两则跋语写于大观己丑年(1109),可说是记录《世说》存世古本的最早文献,对于我们了解宋代家藏本十分重要,如第一则论及《世说》书名,向为历代学者所称引。而其中所透露的版本信息,却很少为人注意。黄伯思共提到四部宋人家藏本,分别是:宋宣献本、张府美本、赵士暕本、李义夫本。对比汪藻《叙录》所提到的“张氏本”“赵氏本”“李氏本”(详下),可以断定,应该就是同一本。其中张府美本和李义夫本姑且不论,宋宣献本和赵士暕本则有案可稽。

根据黄伯思跋文可知,宋徽宗大观己丑夏,黄氏曾借张府美家藏本以校己本,是年中秋校阅完毕。第二年,即大观庚寅(1110)五月二十九日,又校完了假自时任宗正的赵士暕所藏本。赵士

暕,字明发,赵宋王室后裔,系宋太宗赵光义(939—997)长子、汉王赵元佐(965—1027)玄孙。元符元年(1098),赐进士出身。绍兴五年(1135),由密州观察使转清远军承宣使。宋邓椿《画继》卷二“侯王贵戚”条云:

士暕,字明发,读书能文。元符初,试宗室艺业,合格者八人,独明发赐进士出身。尝作春词、《乌夜啼》,扫除凡语,飘然寄兴于烟霞之外,至今流传,推为雅什。兼工画艺,后山居士题其《高轩过图》,诗曰:“滕王蛱蝶江都马,一纸千金不当价。异才天纵非力穷,画工不足甘为下。今代风流数大年,含毫落笔开山川。忽忘朽老压尘底,却怪鳬鸿堕目前。尔来二人复秀出,万里河山才咫尺。眼边安谓有突兀,复似天地初开辟。”其卒云:“未许二豪今角立,则其高情雅韵,自宜追配今昔也。”^③

由此可知作为宗室,赵士暕有着很高的文学艺术修养。

又汪藻《叙录》“十一卷”条下云:

赵氏本亦以为余始得宋人陈扶本,继得梁激东卿本,参校第十卷,事类虽同,而次叙异,又互有所无者。^④

这里的“赵氏本”,当即黄伯思用以讎校己本的赵士暕所藏本。也只有赵士暕这样的皇室宗亲,才能先后得到南朝宋人陈扶本和梁激东卿本;而黄伯思作为秘书郎,才有披阅赵氏藏本的资格和便利。

二

黄氏跋语还有一个信息值得注意,即其所借张府美本盖“出宋宣献家,比世所行本殊为详备,但累经传写,颇有脱误耳”。这说明:其一,张府美本极有可能就是汪藻《叙录》所提到的“张氏本”。其二,张氏本出自宋宣献家藏本。其三,宋宣献家藏本是宋代较早的本子,据“殊为详备,但累经传写,颇有脱误”三句可知,张氏本所据的宋

① 黄伯思:《东观余论》,李萍点校,人民美术出版社2010年版,第105—106页。

② 黄伯思:《东观余论》,第104页。

③ 邓椿:《画继》,黄苗子点校,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版,第11—12页。

④ 刘义庆撰、刘孝标注:《宋本世说新语》(5册),第四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版,第3页。





宣献本很可能是不少宋人家藏本的祖本。

宋宣献何许人?考证下来,应是北宋著名学者宋绶(991—1040),字公垂,赵州平棘(今河北赵县)人。平棘在汉代常山郡治所,故人们称其常山宋氏,后人称“宋常山公”。宋绶15岁即召试中书,为太常寺太祝,迁大理评事。大中祥符元年(1008),复试学士院,任集贤院校理,与父宋皋同在馆阁就职,赐进士,判吏部兼史馆修撰,迁吏部侍郎,擢知制诰、翰林学士兼侍读。修《真宗实录》、国史,加资政殿大学士。后为太后所嫉,出知应天府。太后死,被召还拜参知政事,以礼部尚书出知河南府。卒赠司徒兼侍中,谥“宣献”。

宋绶是藏书家杨徽之外孙,又是藏书家毕士安的孙女婿,可谓近水楼台,得天独厚。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自序云:“下逮国朝,宋宣献公亦得毕文简、杨文庄家书,故所藏之富,与秘阁等,而常山公以赡博闻于时。”^①晁说之称:“惟是宋宣献家四世以名德相继,而兼有毕丞相、杨文庄二家之书,其富盖有王府不及者。”^②陆友仁也说:“宋宣献公绶,杨徽之外孙,徽之无子,尽付以家所藏书。后与父皋同在馆阁,每赐书必得二本,子敏求、敏修,并以文学见称于世,其藏书之盛有以也。”^③宋绶后来成为北宋首屈一指的藏书家,盖源于此。又陆游说:“本朝藏书之家,独称李邯郸公、宋常山公,所蓄皆不减三万卷。”^④宋绶与晏殊(991—1055)同年所生,据《宋史·夏守赉传》,真宗时“晏殊、宋绶知枢密院,又召守赉同知院事”;又,天圣五年(1027),晏殊罢枢密副使。也就是说,宋绶与晏殊在天圣五年之前数年,曾为枢密院同僚,则晏殊家藏本,很有可能也是来自藏书“与秘阁等”的宋绶。沈括称宋绶“喜藏异书,皆手自校讎。尝谓:校书如扫尘,一面扫,一面生。故有一书每三、四校,犹有脱谬。”^⑤故宋绶家藏,最为善本。

再看董弅写于绍兴八年(1138)四月癸亥的

跋云:

右《世说》三十六篇,世所传厘为十卷。或作四十五篇,而末卷但重出前九卷中所载。余家旧藏,盖得之王原叔家。后得晏元献公手自校本,尽去重复,其注亦小加翦截,最为善本。晋人雅尚清谈,唐初史臣修书,率意窜定,多非旧语,尚赖此书以传后世。然字有讹舛,语有难解,以它书证之,间有可是正处,而注亦比晏本时为增损。至于所疑,则不敢妄下雌黄,姑亦传疑,以俟通博。绍兴八年夏四月癸亥,广川董弅题。^⑥

董弅提到,其家旧藏,得之王原叔家。这个王原叔,便是北宋另一位大藏书家王洙。王洙(997—1057),字原叔、源叔、尚汶,应天宋城(今河南商丘)人,北宋藏书家、目录学家,仁宗天圣进士,为郭稹所连累,两人俱罢。再举,中甲科,补舒城县尉,出知濠、襄、徐、亳等州。晏殊留守南京,厚遇之,荐为府学教授。复召为国子监说书,改直讲。校《史记》《汉书》,擢史馆检讨、同知太常礼院,为天章阁侍讲。专读宝训、要言于迓英阁。累迁太常博士、同管勾国子监。预修《崇文总目》成,迁尚书工部员外郎。修《国朝会要》,加直龙图阁、权同判太常寺。王洙因博闻强记,又善聚书藏书,闻名于当世。欧阳修《六一诗话》称:“王原叔博学多闻,见称于世,最为多识前言者。”^⑦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五亦称:“藏书之富,如宋宣献、毕文简、王原叔、钱穆父、王仲至家及荆南田氏、历阳沈氏,各有书目。”^⑧又同书卷四说:“王洙原叔内翰常云:‘作书册粘叶为上,久脱烂,苟不逸去,寻其次第,足可抄录。屡得逸书,以此获全。若缝缀,岁久断绝,即难次序。初得董氏《繁露》数册,错乱颠倒,伏读岁余,寻绎级次,方稍完复,乃缝缀之弊也。’尝与宋宣献谈之,公悉令家所录者作粘法。”^⑨此真行家经验之谈。而末一句也道出同为

① 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5页。

② 晁说之:《景迂生集》卷十六《刘氏藏书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18册,第308a页。

③ 陆友仁:《研北杂志》卷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66册,第605a—605b页。

④ 陆游:《渭南文集》(4册),《三》,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213页。

⑤ 沈括:《梦溪笔谈》卷二十五,胡道静校证,上海出版公司1956年版,第824页。

⑥ 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下册,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027—1028页。

⑦ 何文焕:《历代诗话》(2册),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69页。

⑧ 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五,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42页。

⑨ 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五,第129页。





京师藏书家,王原叔与宋绶交情不浅。

董弅又提到“晏元献公手自校本”。晏元献公,正是前面反复提到的晏殊。晏殊,字同叔,抚州府临川城(今属江西进贤县文港镇沙河)人,北宋著名政治家、词人、诗人、散文家。卒后谥号“元献”,世称晏元献。晏殊历任要职,善于奖掖后进,如范仲淹、韩琦、欧阳修等皆出其门。《宋史·晏殊传》称:“殊平居好贤,当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辅皆出其门。及为相,益务进贤材,而仲淹与韩琦、富弼皆进用,至于台阁,多一时之贤。”^①王洙既蒙知遇,当与晏殊过从甚密,书籍往还亦是情理中事。唯董弅称晏殊本“尽去重复,其注亦小加剪裁,最为善本”,可知晏殊本要比王本为佳。“尽去重复”云云,盖指第十卷敬胤注多与前篇重复,而晏殊果断地将其删去。有例为证,汪藻《叙录》“十一卷”条下云:

按王仲至《世说》手跋云:“第十卷无门类,事又多重出,注称敬胤,审非义庆所为,当自它书附此。《世说》其止于九篇乎?《隋书·志》称八卷似是,然则九篇者,或以文繁分之耳。以余考之,隋唐志皆云《世说》八卷,刘孝标注、续皆十卷。而《义庆传》称十卷,则《世说》本书卷第今莫得而考,于孝标注中,时有称《刘义庆世说》云云者,则今十卷,或二书合而为一,非义庆本书然也。世传第十卷重出者,或存或否。刘本载‘祖士少道右军’、‘王大将军初尚主’两节跋云:王原叔家藏第十卷,但重出前九卷所载,共四十五事耳。敬胤注纠缪,右二章小异,故出焉。赵氏本亦以为余始得宋人陈扶本,继得梁激东卿本,参校第十卷,事类虽同,而次叙异,又互有所无者。”^②

王仲至,正是王洙的儿子王钦臣(约 1034—

约 1101),字仲至,也是一位著名的藏书家。仲至幼有志操,以文贄欧阳修,修器重之。以父荫入官,文彦博荐试学士院,赐进士及第。历陕西转运副使。元祐初,为工部员外郎,曾奉使于高丽。进太仆少卿,迁秘书少监,领国家藏书、校书之职。旋改集贤殿修撰,出知和州,徙饶州,提举太平观。徽宗立,复待制,知成德军。仲至平生为文甚多,所交尽名士,唯嗜古,藏书数万卷,手自讎正,世称善本。宋徐度《却扫编》卷下载:

予所见藏书之富者,莫如南都王仲至侍郎家,其目至四万三千卷,而类书之卷帙浩博,如《太平广记》之类,皆不在其间。虽秘府之盛,无以逾之。闻之其子彦朝云:先人每得一书,必以废纸草传之,又求别本参校,至无差误,乃缮写之,必以鄂州蒲圻县纸为册,以其紧慢厚薄得中也,每册不过三四十叶,恐其厚而易坏也。此本专以借人及子弟观之,又别写一本,尤精好,以绢素背之,号镇库书,非已不得见也。镇库书不能尽有,才五千余卷。盖尝与宋次道相约传书,互路目录一本,遇所阙则写寄,故能致多如此。宣和中御前路局求书,时彦朝已卒,其子问以镇库书献,诏特补承务郎,然其副本具在。建炎初,问渡江,书尽留睢阳第中,存亡不可知,可惜也。^③

今人潘建国根据日本尊经阁文库藏宋本《世说新语》的藏书印“睢阳王氏”,断定今所谓“影宋本”非董弅严州原刻,实为“补版重刷本”,而此本在流入东瀛前,曾为王原叔的后代所藏。^④而董弅跋语中所见王原叔本当为王仲至所藏本。据王仲至跋语所引刘本载“祖士少道右军”“王大将军初尚主”两节跋云:“王原叔家藏第十卷,但重出前九卷所载,共四十五事耳。敬胤注纠缪,右二章小异,故出焉。”可知王原叔家藏本为十卷本,第

① 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10197 页。

② 刘义庆撰、刘孝标注:《宋本世说新语》,第四册,第 2 页。

③ 转引自潘建国:《日本尊经阁文库藏宋本《世说新语》考辨》,《中国典籍与文化》2012 年第 1 期。

④ 潘文称:“睢阳王氏世代藏书,从王洙开始计算,第四代王问生活于南宋高宗建炎、绍兴时期,若至第五代、第六代,则恰当尊本《世说新语》刷印的孝宗朝。令人注目的是,王洙、王钦臣父子与《世说新语》关系密切,宋汪藻《叙录》著录的《世说新语》诸版本中,就有‘王原叔’家藏十卷本,汪藻甚至还引用了一段王仲至《世说新语》手跋文字;而南宋高宗绍兴八年(1138)校刻《世说新语》的董弅,也在跋语中声称‘余家旧藏,盖得之王原叔家’。因此,综合上述资料推测:尊本所钤‘睢阳王氏’,盖即商丘王洙后裔之藏书印,其中第五代(王问之子)或第六代(王问之孙)的可能性最大。”参见潘建国:《日本尊经阁文库藏宋本《世说新语》考辨》,《中国典籍与文化》2012 年第 1 期。





十卷重出前九卷“四十五事”。很可能,晏殊本亦来自王原叔本,晏殊“尽去重复”后定为十卷,^①而董弅以晏殊本为底本刊刻时复厘为3卷。^②

三

汪藻《叙录》“《世说新语》”条下注云:“晁文元、钱文僖、晏元献、王仲至、黄鲁直家本,皆作《世说新语》。”^③似乎透露出此五人所藏家本,当有承传关系。所不同者,晁文元本为三卷,“钱、晏、黄、王本并十卷,而篇第不同”。

晁文元,即晁迥(951—1034),字明远,世为澶州清丰(今属河南)人,自其父始徙家彭门(今四川彭县)。宋太宗赵光义太平兴国五年(980)进士。真宗即位,擢右正言、直史馆、知制诰。景德二年(1005)拜翰林学士。天禧二年(1018)进承旨。累官集贤院学士、判西京留司御史台。仁宗朝,迁礼部尚书,以太子少傅致仕。景祐元年(1034)卒,谥文元。晁家世有藏书之名,先自迥始。至南宋著名目录学家晁公武时,藏书已达24000余卷。晁公武系晁迥七世孙,其所撰《郡斋读书志·自序》云:

夫世之书多矣,顾非一人之力所能聚;设令笃好而能聚之,亦将老至而耄且及,岂暇读哉!然则,二三子所以能博闻者,盖自少时已得先达所藏故也。公武家自文元公来,以翰墨为业者七世,故家多书,至于是正之功,世无与让焉。然自中原无事时,已有火厄,及兵戈之后,尺素不存也。^④

此序写于绍兴二十一年(1151),距文元之歿,盖已百余年矣。同书卷十三“《世说新语》十卷,《重编世说》十卷”条云:

右宋刘义庆撰,梁刘孝标注。记东

汉以后事,分三十八门。《唐·艺文志》云:“刘义庆《世说》八卷,刘孝标《续》十卷。”而《崇文总目》止载十卷。当是孝标续义庆元本八卷,通成十卷耳。家本有二:一极详,一殊略。略有称改正,未知谁氏所定,然其目则同。刘知几颇言此书非实录,予亦云。^⑤

晁公武称“家本有二:一极详,一殊略。略有称改正,未知谁氏所定,然其目则同”,又汪藻《叙录》“三卷”条下小注云:“晁氏本以《德行》至《文学》为上卷,《方正》至《豪爽》中卷,《容止》至《仇隙》为下卷。”^⑥据此可知,公武所藏家本为十卷38门,显非其祖晁文元藏本,盖文元藏本已毁于“中原无事时”那一场“火厄”矣。

晁迥在汪藻《叙录》所提到的北宋诸公中,年辈最长,宋绶亦出其门下,故晁文元家藏本时间当为最早。而且,晁迥还曾参与过“西昆体”诗人的酬唱,与西昆体代表诗人钱惟演、晏殊等皆有交游。而钱惟演,正是汪藻提到的钱文僖。

钱惟演(977—1034),字希圣,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吴越忠懿王钱俶第十四子,从俶归宋,历右神武将军、太仆少卿、命直秘阁,预修《册府元龟》,累迁工部尚书,拜枢密使,官终崇信军节度使,博学能文,所著今存《家王故事》《金坡遗事》。《宋史》本传称:“惟演出于勋贵,文辞清丽,名与杨亿、刘筠相上下。于书无所不读,家储文籍侔秘府。尤喜奖励后进。”^⑦似欧阳修、梅尧臣等一批青年文士聚集其幕下,诗会文游,颇得其袒护支持。然其为人势利,故为时论所鄙。卒后,初谥“思”,后改谥“文僖”。刘攽《中山诗话》说:“祥符、天禧中,杨大年、钱文僖、晏元献、刘子仪以文章立朝,为诗皆宗尚李义山,号西昆体。”^⑧与晏殊和钱惟演皆有师弟之谊的欧阳修(1007—1072)

① 刘义庆撰、刘孝标注:《宋本世说新语》,第四册,第2页。

② 至于董弅为何选择以三卷为正,潘建国(参见前引潘建国论文)推测:“此或出于各卷内容及篇幅平衡之考虑。《世说新语》三十六篇各篇文字多寡悬殊,以尊本为例,全书凡295叶,前四篇《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共计87叶,约占总数30%,据此推算,如欲将《世说新语》分为九卷,并保持各卷篇幅大致平衡的话,势必要将前四篇拆分为数卷;而前四篇在内容上,又存在所谓效仿‘孔门四科’之说,故董弅大概为了保持‘四科’同列一卷的完整性,以彰显对孔教儒学的尊重,最终选择了三分之法。”这一推测与笔者不谋而合。

③ 刘义庆撰、刘孝标注:《宋本世说新语》,第四册,第1页。

④ 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第15页。

⑤ 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第544页。

⑥ 刘义庆撰、刘孝标注:《宋本世说新语》,第四册,第1页。

⑦ 脱脱等:《宋史》,第10342页。

⑧ 何文焕:《历代诗话》,上册,第287页。





《归田录》卷二云:“钱思公虽生长富贵,而少所嗜好。在西洛时,尝语僚属言:‘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辞,盖未尝顷刻释卷也。’”^①又《六一诗话》称:“盖自杨、刘唱和,《西昆集》行,后进学者争效之,风雅一变,谓西昆体。由是唐贤诸诗集几废而不行。”^②

据汪藻《叙录》可知,钱惟演家藏本《世说》当系十卷本而无敬胤注,汪藻据以作《考异》的正是此本。

四

再说黄鲁直家藏本。黄鲁直即北宋著名文学家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自号山谷道人,晚号涪翁,又称豫章黄先生,洪州分宁(今江西省九江市修水县)人。为北宋诗人、词人、书法家,是江西诗派开山之祖。宋治平四年(1067)进士。历官叶县尉、北京国子监教授、校书郎、著作佐郎、秘书丞、涪州别驾等。与张耒、晁补之、秦观皆游学于苏轼门下,天下称他们为“苏门四学士”。

与前几位藏书家不同,黄庭坚酷嗜《世说》是出了名的。绍兴五年(1135)进士沈作喆《寓简》卷八云:“黄鲁直离《庄子》《世说》一步不得。”^③方回《桐江集》卷五《刘元晖诗评》亦云:“黄专用经史雅言、晋宋清谈、《世说》中不要紧字,融液为诗。”黄庭坚作诗主张“夺胎换骨”“无一字无来历”,而《世说》语典事典俯拾皆是,宜乎其寸步不离。苏轼论黄庭坚书法“欹侧”之特色云:“鲁直以平等观作欹侧字,以真实相出游戏法,以磊落人书细碎事,可谓‘三反’。”^④显然也是化用《世说·品藻》卞望之称“郗公体中有三反”^⑤之典。苏轼《记黄鲁直语》一文称:“黄鲁直言:‘士大夫三日不读书,则义理不交于胸中,对镜觉面目可憎,向人亦语言无味。’”^⑥这又与《世说·文学》第63则殷仲堪所谓“三日不读道德经,便觉舌本

间强”,差可仿佛。不仅如此,黄庭坚诗文中常化用《世说》典故,顺手拈来,如《谢答闻善二兄九绝句》其一云:“阮籍醉睡不论昏,刘伶鸡肋避尊拳。至今凛凛有生气,饮酒真成不愧天。”其二云:“阮籍刘伶智如海,人间有道作糟丘。酒中无净真三昧,便觉嵇康输一筹。”难怪钱钟书说:“山谷熟于《世说》,为作诗渔猎之资,此宋人之公言也。”^⑦

唯黄庭坚年辈较晚,其出生时晁迥、钱惟演已作古,其21岁时晏殊卒,恐亦不得深交。唯王钦臣与黄庭坚年岁相仿,两人不仅书友交游,且有诗词唱和。黄庭坚集中有写给王仲至诗数首。《谢王仲至惠洮州砺石黄玉印材》诗云:“洮砺发剑虹贯日,印章不琢色蒸栗。磨砻顽钝印此心,佳人持赠意坚密。佳人鬓雕文字工,藏书万卷胸次同。日临天闲豢真龙,新诗得意挟雷风。我贫无句当二物,看公倒海取明月。”又有《效王仲至少监咏姚花用其韵四首》,其一云:“映日低风整复斜,绿玉眉心黄袖遮。大梁城里虽罕见,心知不是牛家花。”^⑧尽管不能断定黄庭坚家藏本一定来自王仲至,但根据两人的关系,这种可能是很大的。

不唯如此,黄庭坚对于《世说》的热爱,还影响到江西诗派的其他成员。《世说·假谲》“温公丧妇”条,刘孝标注云:“按《温氏谱》:‘峤初取高平李暄女,中取琅琊王珣女,后取庐江何邃女。都不闻取刘氏,便为虚谬。’”其后驛入“谷口云:刘氏,政谓其姑尔,非指其女姓刘也。孝标之注,亦未为得”,共25字。清人李慈铭以为:“案‘谷口’以下,盖宋人校语。既谓其姑,必仍姓温,何得云刘?宋人疏谬,往往如是。”程炎震云:“温峤三娶,见晋书礼志中,孝标此难是也。‘谷口’不知何人。此数语宋本已有之,当考。姑既适刘,其女非姓刘而何?”^⑨今人范子烨考证以为,此“谷口”乃北宋学者、诗人潘淳,并引《新建县志》卷二十七《文章》云:“潘淳,字子真,兴嗣孙。少颖异,好

① 欧阳修:《归田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4页。

② 何文焕:《历代诗话》,上册,第266页。

③ 吴文治:《宋诗话全编》,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5698页。

④ 苏轼:《跋鲁直为王晋卿小书尔雅》,载《苏轼文集》,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195页。

⑤ 《世说·品藻》第24则:卞望之云:“郗公体中有三反:方于事上,好下佞己,一反。治身清贞,大修计校,二反。自好读书,憎人学问,三反。”按:本文所引《世说》本文,均据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页码不详注。

⑥ 《苏轼文集》,第2542页。

⑦ 钱钟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2页。

⑧ 黄庭坚撰、任渊等注:《黄庭坚诗集注》,刘尚荣校点,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35—236、331页。

⑨ 李、程两家考证,见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第858页。





学不倦,淹贯经史百家之言。师事黄庭坚,尤工诗。……自称谷口小隐。所著诗并《诗话补遗》传世。”^①如“谷口注”确系潘淳所作,说明在黄庭坚的影响下,江西诗派中人亦多喜读《世说》,甚至还有人做过校注。从谷口注属入宋本的事实来看,足证其注在当时颇有影响,其明显的漏洞却无人注意了。

五

综上所述,《世说》在北宋主要以抄本形式流传,当时京城汴梁的士大夫争相传写,线索宛然。这些家藏本无不出自北宋著名藏书大家,其背后隐藏着一张京城汴梁士大夫以书会友的四通八达的关系网和交游图,借此可以窥知《世说》在北宋

初年为文人所赏爱并争相传写的盛况。前引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五“藏书之富者”条云:“京都盛时,贵人及贤宗室往往聚书,至多者万卷。兵火之后,焚毁殆尽,间有一二留落人间,亦书史一时之厄也。”^②根据黄伯思所借张府美本乃“出宋宣献家,比世所行本殊为详备,但累经传写,颇有脱误耳”的说法,张氏本出自北宋藏书大家宋绶盖无可疑。至于《世说》何以在宋徽宗南渡、定都临安后愈发受到士大夫的喜爱,乃至有绍兴八年董弁严州本之刊刻,或许与《世说》所载多东晋南渡之事,物是人非,山河破碎,最易勾人发思古之幽情有关。所谓“苟未免有情,亦复谁能遣此”?^③或以为“宋统似晋”,^④虽言政治大势,何尝不也关乎世道人心?行文至此,不免为之唏嘘嗟叹者久之。

A Review of the Home Edition of *The New Accounts of the Tales of the World* in the Song Dynasty

LIU Qiang

Abstract: *The Description of the New Accounts of the Tales of the World* by Song scholar Wang Zao is a significant work of studying *The New Accounts of the Tales of the World*, which has recorded much important information on the Song home editions. Though scholars in all periods have often invoked the book, few have probed profoundly into the details of the scholarly contacts and the origins and sources of each of the home editions. After studying the spread and origins of ten Song home editions via combining *The Description of the New Accounts of the Tales of the World* as well as other related works in the Song period,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ose home editions largely come from renowned book collectors in the Northern Song period and, behind that, are a comprehensive network and well-connected contact map used by mandarins living in the Song capital to meet friends with their books. Through the network and map, we can discover the pomp in the early Northern Song when scholars loved *The New Accounts of the Tales of the World* and were eager to copy and forward it.

Key words: Song Dynasty, *The New Accounts of the Tales of the World*, *The Description of the New Accounts of the Tales of the World*, home edition, Wang Zao

(责任编辑:申 浩)

① 参见范子焯:《世说新语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81页。

② 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五,第142页。

③ 《世说·言语》第32则:“卫洗马初渡江,形神惨悴,语左右云:‘见此芒芒,不觉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复谁能遣此!’”

④ 此说宋代邵雍曾言及,《皇极经世绪言·卷首上》记载:“人有问宋祚者,邵子以晋怀、愍及五代《出帝纪》示之。靖康验矣,德祐又验。”明代杨慎《杨升庵集》卷四十八亦有“宋统似晋”一文。李贽《焚书》卷五《宋统似晋》则驳升庵云:“(杨慎)先生谓宋统似晋,余谓宋多贤君,晋无一主,即宋艺祖以比司马炎何如也?唯其仁柔,是以怯弱,然爱民好士之报,天亦不爽矣。徽、钦虽北轶,与怀、愍青衣行酒,跳足执盖,实大迳庭。天之厚宋,亦可知也。唐虽稍得,然无主不乱,个个出走。自五丁开道以来,巴蜀遂为唐帝逃难后户,与汉已大不侔矣。故谓宋比汉不得则可,谓比唐不得则不可,况比晋乎?晋之司马懿,一名柔奸家奴也,更加以司马师之强悍,司马昭之弑夺,而何可以比艺祖?司马炎一名得志狭邪也,更济以贾南风之淫妒,问公私之虾蟆,而何可以比太宗?况仁宗四十年恭俭哉,神宗励精有为哉!所恨宋主无一刚耳。故余谓唐、宋一也,比之晋则已甚。若康节不答国祚之问,唯取架上《晋纪》以示,见徽、钦事符怀、愍,南渡事似江东,非以是遂为晋比也。”参见李贽:《焚书·续焚书校释》,陈仁仁校释,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347—348页。

